

文

稿

卷十一

181
25
12

十一
庚子

天保七
丙申

十二
辛丑

八
丁酉

十三
壬寅

九
戊戌

十四
癸卯

十
己亥



大觀文庫

平泉文稿卷之十一

一起天祐二年辛丑

全題韻學提凡

西中

傳冬潮汐說

河圖數理論

微硯蓋銘

丁酉

無題

子午鍼說

則未也余是以

記玄兔硯

韻學啓蒙

以

跋林子平遺墨

韻學之

華山崎閣齋先生贊

筆說

亦

大學三綱領推閑說

大學八條目緊要解

大學經傳新作辨

詩論

則拒之

北遊春詩草序

端溪硯銘

行十

無題

豐太

全書

香齋真說後

圖識窮源序

亦

大陽夫休解。

極北發光輝說

地觀天不同辨庚子

山林有雌雄說

大學語脉解序

河洛精蘊序辛丑

崇孟新書外編序

記筑後木村生文後

三才論論序

韻學啓蒙序壬寅

時正解

杖銘并序癸卯

三正通義序甲辰



題韻學提凡 丙申八月吉

余嘗慨韻鏡之學其傳久失及無想氏出始能聞其微然於其祛塵翳無想氏嘗著韻鏡索隱云祛其塵翳則未也余是以尋繹舊聞作韻學啓蒙以明精蘊之旨於是韻學之要略備既又為蒙士撮其要製四賁以弁其首亦遂述題辭先四賁因題曰提凡然猶或有所修改置之座側未傳也今也及二三子懇請其廣傳矣則拒之非復吾意也乃先拔提凡啓蒙中授之如其及全書則以俟後日

潮汐說

皇極經世云。早曰潮。晚曰汐。

今夫海水盈。有候。進而盈。為潮。退而涸。為辟。退而

為涸。順也。進而為潮。逆也。蓋海水傳地。主球右轉。海

流循地。自西而東。人視以為退。其實順也。蓋月亦一

球。其行右轉。環地而東。月向地面。則海水為軌。逆地

而進。故潮候循月。月出候應。漸進而西。人視以為進。

其實逆也。月既中天。潮候進力盡矣。進力既盡。候即

至。此主月行為消長。謂其常也。然地球在太陽游輪

之中。與五星同為太陽所運轉。則潮水進退亦有由

也。必矣。是以太陽已過赤道。而進向北陸。則引力相

加。而海水大為軌。以為大辟。其候在晝。是時向陽也。太陽已過赤道。而進向南陸。則引力相加。而海水大為軌。以為大辟。其候在夜。是時向陰也。是因太陽引力之顯然者也。今夫順逆其視地與人不同也。此即主乎海國東偏。而南偏視此。北海則否。歐羅巴及亞墨利加西偏。蓋或與北海不異。而海島西偏亦或不。同。此皆據赤道左右國界言之。右猶左云。蓋海水之在大洋。有進退而無盈涸。蓋進退順逆。生於地月太陽焉。然循地形向背多不同。故西洋之人言潮汐之理。不可窮極。進退或至晝夜有六七次者。嘗聞諸柳

圃云。以是觀之。地球之理。必有不可執一而論者矣。然其大要必不出于此。於是仰考天象。俯思昔遊。於今三十三四年。西人則必已有說矣。余間讀漢人潮汐說。深不然之。故作此說。便欲以書問之柳圃。今既逝。即使柳圃在世。得余就問之。柳圃必笑而頷之矣。今不復能然。悵然久之。

河圖全數論 庚子丙申

荷美堂

夫天有天数。地有地數。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也。故自一至十。天地之全數也。其數恒有於天地。而陰陽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於是焉。其數嘗形而為河圖之象。其數蓋平有九焉。今未數為一。又生一。其數為二。又生一。其數為三。又生一。其數為四。又生一。其數為五。又生一。其數為六。又生一。其數為七。又生一。其數為八。又生一。其數為九。又生一。其數為十。揆是觀之。其數每始生於一。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也。故焉。於是積其一復為十。以其與一同其體歟。是故蓋一者。數之元也。十者。數之紀也。是以凡數。

莫不貫。而十莫不統焉。是故一之與十。相為終始。相
為體用。者也。蓋一者。十之體也。十者。一之用也。是以凡數
積至十。常歸于一。此其是用藏于體也。是故洛書去十
而十無不在。妙在其中矣。又自此而推之也。天地既
有十數。分其生成。又是有法。蓋始生為一。一加之為
二。二加之為三。三加之為四。四加之為五。此自二至
五。皆是因一而生者也。然自一至五。皆未生之數。新
次生出。故為生數。一之至五而止。是為數小成。是故
一者。數之元也。五者。數之宗也。是以一加五為六。二
加五為七。三加五為八。四加五為九。五加五為十。此

苟美堂

自六至十。皆是因五而成者也。是自六至十。皆因已
生而成。故為成數。一之至十而止。是為數大成。夫一
者。數之元也。五者。數之宗也。是以六與一同根。故六
減五為一。七與二同根。故七減五為二。八與三同根。
故八減五為三。九與四同根。故九減五為四。十與五
同根。故十減五為五。夫一者數之元也。五者數之宗
也。是以生數因一而生。成數因五而成。此乃天地之
數。河圖之象。而數理之概略也。學者必先識其概略。
然後可以語其變化也。

硯蓋銘離合體
丁酉正月七日
土何有骨視反無意齊子曰歸鄉叟決志

子午鍼說

即方鍼也

余姑名

云〇丁酉正月晦

時

大

六

子

或指案上盤鍼問焉曰鍼必指北是必有此理不識

如何曰是固有此理請聞其詳蓋天地之氣與鐵氣

相感力能引之者凝結成石則石能取鐵漢藝文志

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猶慈母之招子故名曰慈石
春秋繁露

招子
慈亦作磁
太平御覽引抱朴子
蓋其為氣也

生於太陽光氣鐵曝鐵片於太陽磁氣生於太陽可知故磁

氣恒常有於太虛焉而太陽光力又遂頒輸於左右今

夫地體混圓體有轉轉心為極樞彌通湊合彌

緊故磁氣一齊向極奔湊南北理同而北殊甚蓋以

赤道以北多土。赤道以南少土也。凡赤道以北鐵生於山陰。則其陽必磁氣旺焉。本草綱目云。磁氣之朝北。益可見矣。是以赤道以北。磁氣引而同北。故針必北指。赤道以南。磁氣亦引而同南。故針之直於南北。蓋又順於地轉也。今試以磁磨針。橫貫燈心。浮之水上。則能正方位矣。本草綱目亦既云。復寘針於水面浮埃上。亦能子午矣。蓋聞巨舶中多鐵處。針位必變矣。故安針盤別設其所云。

余於方鍼蓄疑久矣。以故嘗歷遊諸州。偏聞之。遇博聞者必諮。焉。無識者。頃先生有明說。其言曰。磁氣即太

記玄兔硯 丁酉二月四日

玄兔硯者。吾文房中愛玩之一也。其石以寸量之。縱七橫四。平面鑿池橢圓中。絀外形如重鐶然。池周為隄。堤面如波。外環刻波浪。波前波上。玄兔走形。圓長徑四寸有半。圓短徑三寸有半。中絀三寸縱橫。再乘得累二十八。玄法開之。其高可知也。周波波浪皆隆起。于幕之外。其為材也。色澤與端溪異。而堅緻色玄。其磨墨也。濃而不粘。池能貯水。而能耐久。雖逢夏日。能不腐敗也。是以雖文房中有數硯。臨時交送當事。然獨能專寵仕。而又能專文房之政。十有餘年。予茲

是無他焉。玄兔獨能無求於世。而有實用也。今夫徒
雕飾外貌。而內無其用。徒以求媚於世者。比諸玄兔
之硯。其失得何如哉。於是新其蓋以寵之。野氏所源時玄適
自瓊浦歸。鑒茲硯云。蓋聞西洋石入支那為硯材。此
乃可徵也。余未詳其果然否。○玄兔能書併記此以俟鑑裁者。遂
銘其蓋。銘曰。希天發色。背月現形。峴夷石出。盡陷艸
生。

跋林子平遺墨

丁酉三月

林子平者。吾儕臺之奇士也。其為人慷慨有氣節。世
人久慣治安。或宴樂是圖。當是時。世孰識仙臺。有林子
平哉。子平乃器。然嘗著書數篇。論海寇於邊塞無
虞之日。發防議於官府未戒之時。其後邊塞海寇果如言若子平者可不謂
深識慮遠矣哉。於是天下皆知仙臺有子平矣。嗚呼。
子平已死。而無復有子平。則子平真奇士哉。余今對
子平遺墨。吐斯數語。遂為伯鼎題。伯鼎名絃。宮本氏。號篁村。常陸潮來人。

山崎闇齋先生贊
丁酉六月朔

求津洛閩窮源洙泗剖析微言開闡大義卓越之見
豪傑之才西儒罕比東學獨推

筆說

筆之為物。以獸毛為材。而選擇製造。必待其人為之。
筆之為材。鼠鬚及羊狸之毛與鹿。皆可用為。蓋材之於筆。非
無良也。非無精也。筆乃有精良。有不精良。何也。蓋主
造者有精。有不精。於擇為。有巧。有不巧。於造為。善觀
者。察選擇製造如何。爾。是以主造者不善用材。則材
之美。屈而不彰。其責固在主造為。非材之罪也。因思
材生若斯其多矣。材之良者。豈常無矣哉。顧良工不
常有為耳。況於養人材。有素而成材乎。予亦掌育材
者也。然善用其材。盡與不盡。其美彰與不彰。是全宰

輔之所知。而非余之所守也。今夫筆之於用。剛不如柔。不吐以全其命。是^此其為物雖微。而常不離乎君子之側。居恆觀以為箴。非一端也。遂作筆說。

大學三綱領推開說

大學首揭三綱領者聖人大做題目以括盡學問之

之方序大
學成己
庸中之
道成己
仁也
庸中
內也
之中
意庸
夫敬

盛德易○小學題辭云德崇所謂新民者康誥曰治人語論之方

易
著也是故集義
子孟
所以居業也
易
其至為大業
易

謂也此乃大學之法合外內之道也

也。中庸今若此分屬是明德新民不特綱領大學而已。

實綱領諸經所以程子以是為講學第一書而講此在語孟之前其意尤可見矣。

大學三綱領。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八條目之緊要。解。丁酉。大學八條目之功夫。為最緊要。其功夫亦必截然各有界分。於其界分。毫不可犯。學者宜審乎此。然後下手也。不然。摸索而已矣。冥行而已矣。何以異於瞽者。索途而行也。故始學以先識八目界分為緊要。夫是以八目通而論之。格物致知。一者。擇善之屬也。誠意正心。修身三者。脩己之屬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三者。治人之屬也。又分而論之。八目各有界分。蓋格物者。物在於外。故立按物尋是之名目。曰格物。或問曰。尋是致知者。知在於內。故立反躬認己之名目。曰致知。

大學八條目之緊要。解。丁酉。

大學八條目之功夫。為最緊要。其功夫亦必截然各有界分。

於其界分。毫不可犯。學者宜審乎此。然後下手也。

不然。摸索而已矣。冥行而已矣。何以異於瞽者。索途而行也。

故始學以先識八目界分為緊要。夫是以八目通而論之。

格物致知。一者。擇善之屬也。誠意正心。修身三者。脩己之屬也。

齊家治國平天下三者。治人之屬也。又分而論之。

八目各有界分。蓋格物者。物在於外。故立按物尋是之名目。曰格物。

或問曰。尋是致知者。知在於內。故立反躬認己之名目。曰致知。

致知者。知在於內。故立反躬認己之名目。曰致知。

知此二者。擇善而合外內之道也。其功夫則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既擇善而知亦明矣。於是立行善有已
之名目曰誠意。其功夫則由已慎乎外者也。既誠其
意而善實有乎已矣。於是立守已應事之名目曰正
心。更立守已接物之名目曰修身。中庸九經修身此
尊賢即在于此
二者因事物分功夫。皆由外慎乎已者也。既脩其身。
則本已固矣。於是立舉身正家之名目曰齊家。九經
即在此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所守之道也。既齊其家。
則體立則定矣。周子曰治天下於是立效家理國之
有則家之謂也
名目曰治國。九經敬大臣體羣臣此
庶民來百王即在于此蓋天子諸侯

所守之道也。既治其國。則網張目舉矣。於是立平均
天下之名目曰平天下。九經柔遠人懷此
諸侯即在于此蓋天子所
守之道也。是為八目之界分。其條理整密。毫不可犯。
如此云爾。自革更而言謂之新。是其所期望也。作。

則其所修治也。蓋治民欲得其所也。施為非其所修
治。而何治民欲易其俗也。革更非其所期望而何。是
新作之辨也。復合言之。作之所以新之也。故新自作
始。

大學經傳新作辨

丁酉

大學傳文新字。與經文新字不同。故說者謂傳文作
字。即經文新字。據此則新作如何分。蓋自其施為而
言。謂之作。自革更而言。謂之新。是其所期望也。作
則其所修治也。蓋治民欲得其所也。施為非其所修
治而何。治民欲易其俗也。革更非其所期望而何。是
新作之辨也。復合言之。作之所以新之也。故新自作
始。

大學於戲前王不忘節講義
此節乃釋新民止於至善之傳也傳者釋前王既歿
世而民不能忘之意而不復著其實迹矣然學者誦
讀之際想像生意象其光景為何如哉蓋周之興也
古公亶父肇基王迹是為太王至聖孫昌三分天下
而有其二焉平為周宗是為文王無憂者其唯文王
乎父則有若王季累善積德其緒益大矣母則有若
太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太任及娠而能胎教於斯
焉聖子生文王是也暨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一而
識百矣好仇則窈窕淑女是曰太姒摯而有別既而武

大學於戲前王不忘節講義 丁酉

大學於戲前王不忘節講義
此節乃釋新民止於至善之傳也傳者釋前王既歿
世而民不能忘之意而不復著其實迹矣然學者誦
讀之際想像生意象其光景為何如哉蓋周之興也
古公亶父肇基王迹是為太王至聖孫昌三分天下
而有其二焉平為周宗是為文王無憂者其唯文王
乎父則有若王季累善積德其緒益大矣母則有若
太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太任及娠而能胎教於斯
焉聖子生文王是也暨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一而
識百矣好仇則窈窕淑女是曰太姒摯而有別既而武

王周公相繼而生皆有聖德其他振：公子與公姓
公族皆是于嗟麟兮續文王於緝熙敬止為子止
於孝為父止於慈又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文王家
道雍睦既若此文王一家皆是仁矣是故一國興仁
況文王為君止於仁乎文王之世子眾子皆入于學
教之齒讓濟：多士則盈於朝而讓為卿況文王
為臣止於敬乎敬即讓之本文王一家皆是讓矣是故一
國興讓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不拾遺穢：文王與
國人交止於信是以其治岐也視民如傷不侮鰥寡不
虐無告其保之也如保其赤子是以民仰之如父母

信哉秉彝好德之庶民興孝與弟況上恤其孤民豈
散倍乎壺文王克明德周邦雖舊其命維新無憂
者其唯文王乎武王周公既孝且慈相繼而治三綱
正九疇叙百姓和合萬物咸若禮樂方興焉周官制度
始備焉此先王之道所以為美而小大莫不由是矣
於戲前王不忘是以後王乃宗祀文武後賢乃憲章
文武後民則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仰事父母俯食妻
子飽暖逸居德澤流於無窮是誰之貺也此其所以
思慕久而不忘也今以是思想其也則盛周之光景
又為何如哉此傳者之所以釋之卒不及其實迹而

其味愈無窮也

其味愈無窮也。詩之為經，上繼於書，下啓乎春秋。詩不亦王政之大典乎？夫詩問本，民俗歌謠之類也。今目之為王政之大典，詩之用何其大也。夫詩民俗男女，觸事動情，詠歎咨嗟，出其口吻，卒徹于王者之几席矣。夫王者至尊，細民至賤，相去萬里，而細民以咨嗟于至尊，是細民之呻吟有通于至尊，詩之德不誠大矣乎？蓋書者，二帝三王為天下之大經，政法皆具在焉，宜矣。為帝王政事之大經也。春秋者，夫子因魯史記而揭綱常。

詩論

戊戌正月念六日

夫書帝王政事之大經，而春秋萬世名分之大法也。詩之為經，上繼於書，下啓乎春秋。詩不亦王政之大典乎？夫詩問本，民俗歌謠之類也。今目之為王政之大典，詩之用何其大也。夫詩民俗男女，觸事動情，詠歎咨嗟，出其口吻，卒徹于王者之几席矣。夫王者至尊，細民至賤，相去萬里，而細民以咨嗟于至尊，是細民之呻吟有通于至尊，詩之德不誠大矣乎？蓋書者，二帝三王為天下之大經，政法皆具在焉，宜矣。為帝王政事之大經也。春秋者，夫子因魯史記而揭綱常。

於既滅焉。宜矣。爲萬世名分之大法也。然則詩之爲大典也。如何。蓋周室之盛。天子以時巡狩。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蓋國政修則風俗美。國政荒則風俗惡。歌謠惟其所感。是故王者觀詩以察其美惡。推其所由。以行黜陟於邦國。然後其正者協之聲律。以爲勸善之具。上自王朝。下至鄉人。皆用之以化天下。周南邵南是也。其邪者存之。時省以爲懲惡之資。邶鄘十三國是也。此皆其本出于民俗歌謠。而王者既以此行黜陟。又以此化天下。故詩以風爲始。詩之用存于風故也。故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蓋謂周道既衰。

王者巡狩絕跡。而大師陳詩之政廢也。由是觀之。詩爲王政之大典。不亦宜矣乎。夫雖王者觀國風以行黜陟於邦國。而推其本。由朝廷正而綱紀舉焉爾。蓋朝廷者。政事所出。而邦國之所視效也。是故朝廷正。則王政理。則諸侯服。則天下化。朝廷正者。正人盈朝之謂也。故公卿大夫歌詠於朝。事無小大。無不出于正者。故其詩謂之雅。有小大。各有正變。其正者亦樂之朝。但其小者。至鄉人亦或用之。亦皆以化天下。其變者亦皆存焉。以備省。此皆正人盈朝而所歌詠也。故自國推朝。以雅受風。夫雖

王朝正人。盈而綱紀舉。而又推其本。由王德明而舉。
材用中焉爾。蓋雖曰皇王德明。而非至治命有事未
終者。故祖宗既逝。追頌功德。其詩謂之頌。此蓋推其
本。歸一人故。以頌列雅後。若曰蓋棺事定耳。夫詩風
雅共有變正。正者皆既樂之。以化天下。其變者否。變
正以別矣。頌何獨無其別。夫頌者。頌祖宗功德。而天
子用之宗廟。此頌之正也。諸侯而頌其祖宗。用之其
廟。是曰禮之變。故魯商之有頌。之變者也。蓋諸侯
與天下無涉故也。或疑二南今屬之風。而古直稱南。
無復謂之風者。是不思也。其曰南雅頌者。樂也。於詩

則曰二南共風。如其不曰風。詩終無風也。詩而無風。
孰謂之詩。夫詩有風雅頌。各有正變。通三正
論之。民吟咏性情。而得其正者。民風也。民風係之國者。
其所使也。故以雅繼之。天子其稟旨。朝又其所使也。
然事至治命終焉。故頌其功德於廟。而詩止于頌焉。
此蓋以民之德。厚本于一人故也。此詩之正經也。又
合其變論之。王德不修。則朝廷不正。則列
國僭亂。而風俗亦敗。故各附其變。以備觀省。寓懲戒
之意云爾。是以詩繼於書。啓乎春秋。王政之大典。不
亦宜矣乎。夫詩既有三詩。又各有三体。賦比興是也。

三体非依三詩。無見其用。三詩非依三体。無盡其情。是故三詩經也。三体緯也。三經如格。三緯如製。格製相須。始可言詩矣。是故三經三緯。是謂六義。此蓋太師品詩云爾。不可謂詩人先有意製格。而後構思作成也。是又為讀詩者。姑及此義云。

遊春詩草序

今夫造物之道。藏不深。發不大。故洪鈞幹運。萬化興焉。萬化之興。莫春盛焉。是以詩人墨客。皆欲於此時。乎姿目摘思也。夫春之為景。翠柳垂絲。芳草舒碧。花弄色。而鳥飛聲。和氣氤氳。滿於天地焉。當此時也。詩人墨客。春服亦既成焉。摘思而詠。恣目而歸。不亦斯一樂事哉。於是遊春之詩。諸友亦皆成焉。乃輯以為冊。屬序於予。予乃雖不得相携。以謳詠其間。而於茲冊也。得摘思以為序。是不亦一樂乎。於是乎姑題其首。且以志吾喜。

端溪硯銘

端溪之硯。采材上巖。蕉白粗刻。紫艷池崩。永掌爾令。維德左右。文波恒溢。千載不朽。

其動止必以文為則。其言必以忠為本。其行必以仁為先。其處必以義為則。其居必以禮為節。其食必以節為法。其衣必以簡為尚。其視必以明為則。其聽必以聰為先。其言必以信為本。其行必以忠為先。其處必以義為則。其居必以禮為節。其食必以節為法。其衣必以簡為尚。其視必以明為則。其聽必以聰為先。

行十箴

戊戌閏四月十四日
文會席上

惟帝降衷。民斯有性。吾既知之。則行不可弗敬。性伊何有。仁義禮智。吾既知之。則行不可弗礪。氣拘欲蔽。斯喪其真。吾既知之。則行不可弗勤。惟聖有憂。爰肇設教。吾既知之。則行不可弗勸。建學立師。彝倫斯叙。吾既知之。則行不可弗努。擇善固執。德業是資。吾既知之。則行不可弗規。聖庸同性。堯舜可學。吾既知之。則行不可弗勗。萬物備我。位育可致。吾既知之。則行不可弗勵。希聖之功。積學之極。吾既知之。則行不可弗力。

窮理至命。生順死安。吾既知之。則行不可弗研。
萬物之理。皆由乎理。理之所在。不可不察。
事之所在。不可不察。理之所在。不可不察。
事之所在。不可不察。理之所在。不可不察。
事之所在。不可不察。理之所在。不可不察。
事之所在。不可不察。理之所在。不可不察。
事之所在。不可不察。理之所在。不可不察。
事之所在。不可不察。理之所在。不可不察。
事之所在。不可不察。理之所在。不可不察。
事之所在。不可不察。理之所在。不可不察。

卷十

卷十

卷十

豐太公薨戊戌七月十四日

威厲雷霆。兵疾風雨。夷視海險。席卷寰宇。天相何物。
浚不可攀。神器何物。重不可遷。雄圖西沮。臣節永叙。

書氣質說後

戊戌十二月

余既作氣質說或問曰古無變化氣質之文何辨之
力說之擾也余應之曰予不思耶古昔先王經邦用
禮樂禮樂是非變化氣質之具乎是故古之為學者
不學禮無以立立也者操守堅定之謂也故語曰立
於禮古之為學者不學樂無以成成也者心迹融化
之謂也故語曰成於樂由是觀之古昔聖王設禮樂
者非為變化氣質而何是以舜之命夔以樂教胄子
其言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真變
化氣質之要法也中庸亦示其法曰人一饗之已百

之人十餘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不亦變化氣質之明訣哉是知變化氣質之云古者有其具而無其語後世有其語而無其具古者既有其具乃無其語於實用復何妨後世無其具若或無其語學者何緣識先王設禮樂之旨哉然則其語大有功於聖門矣或人乃云古無其語而不省弗思之甚矣

書原賈疏

圖讖窮源序

河圖洛書何數之符也故數學家皆祖於河洛焉蓋天地本有五十五與四十五之數合為一百此蓋陰陽變化人事得失莫不皆管於是焉其數形而成象則是為河洛之數故曰河洛數之符也蓋河洛之象義曰圖妙曰書其出與數著於經載於史古今之所傳歷々不可誣也天地雖大古今雖遠可信而取證豈復有如經與史者哉西漢之說可信而取證斯彰矣西漢之末王莽始事符命於是術士遂依托河洛以為符讖則謂之圖讖所謂讖緯術數者是也於是

河洛之數。一變而為術數。猶之易象一變。流於術數矣。今迹其所原。哀平之世。王莽張成。亦德衰弱。漢室將傾。當此之時。術士之徒。思漢德者。創製圖讖。而又或托於聖人。其為漢猶似矣。然聖人何為而逆定漢家之制耶。又豈敢豫為之符瑞耶。其誣聖人亦以甚矣。故圖讖之篇。皆捨而不錄於前志也。蓋東漢識緯之學行。實由光武篤信讖記焉。其在當時。不信者固多。然信之者見稱顯。不信者終淪敗。是以東京二百年。識緯之術。習以為內學。講之不衰。若乃當代名儒。馬融鄭玄。猶且集諸生考論圖讖。或時觀秘書緯術。

之奧。往々采而插於經註。又且註於緯書。况若任安景鸞之輩乎。蓋自識緯之學起。傳迄晉初。泰始三年。其學始禁止。如其聖人之道。孰敢禁止之。非聖人之道。故爾。鄭嘗著六藝論。其於圖書。全据緯候。故稱黃帝堯舜時圖書並出。而不及羲姁。其註易亦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此亦所謂圖讖者。鄭以為出于黃帝堯舜何時耶。其證將亦於河取之耶。豈復得與羲姁較其妙哉乎哉。夫馬圖授羲龜書賜禹。其出與數昭然者。即西漢以上所傳之舊說。

也。當此之時。讖緯未作。故圖書所傳。其說無二矣。及
讖緯出。則務競詭異。故其言喧沍而不統一。圖書遂
混淆。而其真始亂矣。是之為圖書之一大厄運。於是
河洛圖象隱。或歸于道籙。或藏于佛典。其迹雖異。猶
之乎古文。晦迹明潛藏于孔壁也。凡物之於世。顯晦有
數。物不可以終于沈晦。有時乎出于世。故孔壁之書。
迄于漢出于世。若乃河洛之象。沈晦明于年。迄于宋出
于世。於是祖述有人。天地之數之符。復昭昭于世矣。
然近世毛奇齡。生于河洛之數。昭昭之時。何所苦。乃
於河洛著原舛編。排擊尤力。然觀其所論。牽強以飾

其辯。遷就以成其臆。於是初學或眩眩於旁觀。惑於所
從。是不亦圖書之一厄乎。且其於河洛。祖鄭氏於鄭氏。乃
謂漢代近古。似乎可案者。乃捨孔劉而取緯說。鄭在
漢末。猶其可案也。孔劉在西漢。最為近古。豈獨無可
案乎。况孔註經。劉載史。十載傳而不疑。古今信而取
證者乎。何奇齡之以儒而捨經取緯。立異於史耶。又
何奇齡之以藐軀。欲與天地古今競其異見耶。多見
其不知量。弗思之甚矣。於是自思。吾亦不聖之徒乎。
不闢則道不見。豈復可徒已歟。乃忘淺陋。蒐輯言涉
圖讖者。間附辨論。以為一編。目曰圖讖窮源。此編於

圖緯。搜索尤力者。非敢自衒也。為圖書排厄運。以復其象。為義似完其錫。寶為天地揭其符。為往聖辨其誣。為來學祛其惑。如此而已耳。苟吾得辨圖書。昭晰如日星乎。僭踰得罪。亦所不辭也。但恐。畢之陋劣猶有遺漏。乃以俟後之君子。

天保十年歲次己亥五月甲子

平泉大槻準撰

太陽天體解

太氣之塊然也。渾成有物。其名曰日。日轉不已。轉力

所及。太氣湊然成輪之狀。姑是名曰天。恒星羅列皆

在其外。是為外天。所謂恒星天是也。內則圖空漠然。

日為其心。六星十從。栖焉。其時現。其數吾不知也。

夫日之為德。廣大無疆。故尊稱之曰太陽。居其

所。六星環拱。層六重。各六成圈。是之謂次輪。夫填

歲熒惑。地太白辰之為星。求心遠心。為引為彈。星大

力亦大。星小力亦小。離日遠近。於此平分。是以由外

及內。成圈有大小之差也。十從者。填從五。歲從四。地

從一亦皆以本星為心。各一。成次輪。如本星之於太陽。是皆太陽引力之所及也。今人自地球而觀。則地面永靜不動。從星亦與六曜同運。故併月並七曜。是為地球之天。然地球圍於太陽之中。故作解以發之。

大星之與然也。戰國亦解其白。日轉不轉。大星之與然也。戰國亦解其白。日轉不轉。大星之與然也。戰國亦解其白。日轉不轉。

極北發光輝說

蓋聞極北發光輝。或者疑焉。余乃信焉。爾則其有然何以知之。蓋夏秋之交。當夜光氣由北為消息。

俗曰伊那圖麻。猶夫之義也。蓋以是知之矣。爾

光氣消息。正當極本。孕德之候也。余以是知之矣。爾

則如何。蓋地球右旋。轉緊急。必發陽氣。此意渾沌

笑。猶翻車轉急。而軸上發火光也。然夏秋之光氣

從西北來。不由正北何也。蓋地轉東徙。光輝西靡故

也。夫極北發光輝。北極規則然。南極規蓋亦與此同

也。但北方多土。南方多水。則光輝亦准土者歟。

八地觀天不同辨庚子三月七日

今審地體。渾圓準天。三百六十度。東西為經。東北為緯。三百六十度而天有赤道。地亦有赤道。天有兩極。地亦有兩極。惟地則有地心矣。地面人親自占經緯居焉。是為現住。其隔東經百八十度。與我同緯度。是名望住。其與我同經緯。是名對住。其與望住同經緯。是名對踵。現與望在北。而對與踵在南。其在北。則天行左旋。七曜右轉。日躔在箕為冬。在鬼為夏。其在南。則天行右旋。七曜左轉。日躔在箕為夏。在鬼為冬。但日所出入。則現與對望與踵。四時相反。而東西則同。惟赤道則其天直

看。正升正降。七曜東轉。日躔在箕在鬼皆共為冬。唯在赤道為夏。晝夜等分通乎周歲。而然。惟北極。則其天橫看。其^行左旋。七曜右轉。日躔在箕為冬。在鬼為夏。中分一年。半年為冬。為夜。半年為夏。為晝。惟南極。則其天橫看。其行右旋。七曜左轉。日躔在箕為夏。在鬼為冬。中分一年。半年為夏。為晝。半年為冬。為夜。惟地心。則無上下。無左右。無冬夏。無晝夜。又無有見天。則復無別可說矣。是八地不同之辨也。余嘗獲之柳園。繹推究。遂作是辨。

八地不同

種山柑說 庚子九月十一日

凡卉木有雌雄於花。常也。唯山柑^樹有雌雄。於樹異也。常者花。相感而實結。花有雌雄故已。異者花實相感而子成。樹有雌雄故已。惟樹有雌雄。華者為雄。而實者為雌。者質穩。而雄者氣烈。故其葉與皮。烈者可茹。而穩者不可茹也。蓋山柑之為樹也。雌雄雙者常也。隻者異也。是以雌樹結實。雄樹著花。實相感也。花精瀉於殼而實也。熟。是以既實熟而氣殊烈。故實亦可茹也。蓋其結實也。一蒂歧而為兩。末雌雄對雙結實。對雙為常。參者為異。故種必雌雄相隨。迄

趣大與吾夫子大學之教有間矣。夫天地之間太極一爾。是以四洲萬國。雖星羅阻絕。與我同天乎。道亦一也。與我同地乎。道亦一也。凡有血氣與我同類乎。道亦一也。是故大學教人之法。播諸萬邦。何以不臧也。萬邦設教。隨其所見不同。惟吾夫子之教。至精至粹。用力於業與德。其法具在乎大學焉。大學之道。大原出於天。而萬善備於己。其為教本諸身。徵諸民。恒在乎日用彝倫之間而已矣。及其能踐而充形。則貌為茲軀與天地參。此乃夫子之教。雖阻絕異教之邦。聞者莫不尊信焉。由是觀之。吾夫子^{大學}之教。實冠絕宇

宙焉。故準嘗推尊大學以為宇宙第一書者。非耶。此篇也。自^有朱子註釋以來。小註未疏。汗牛充棟。日月有加。而其能得經旨註意者有幾許哉。蓋其辭涉於穿達者。恒病於平實。其失流于艱澁。傷於巧纖者。常病於滋味。其失流于枯澹。過於破碎者。恒病於涵蓄。其失流于剥露。務於調停者。常病於斷截。其失流于庸凡。若乃援此證讀。闕門徑或可。望大道則吾不知也。準自蚤受此篇。俯讀仰思。尋繹弗措。蓋亦有年。殆似有獲要旨者。於是觀先儒既言而得者。乃蒐輯以編證義一書。如其言而失者。則辨駁以緝辨謬一編。其

他當說而未者猶多。於此緘默不發。道卒不見。予何憚弗說。乃尋繹語脉。隨意所得解釋焉。此解也。指辭理膚淺。於吾夫子大學之教。謂傳不謬播不悖。則未也。道固無二則雖何道不所失然予豈敢望於異邦殊俗耶乃所願然天地之間。四洲萬國。道固無二。如有用予者。吾其懷此解而往矣。

天保庚子十二月下弦

河洛精蘊序

辛丑

稽古河圖洛書顯於書與易於史。則漢志具載焉。此天之所以錫帝王而希世之寶也。蓋天地有數。嘗形而為河圖。其數五十有五。以授伏羲。天地又有數。亦形而為洛書。其數四十有五。以錫大禹。於是二聖則而易。範作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之謂也。今統河洛斯陳。其數河洛共為一百。此天地之數。未分者也。其既分也。揭十數者。示其常。肆九數者。見其變。十數經而體。九數緯而用。其數雖異。經緯相須。體用相濟。如出一途。帝主於此。乎取則焉。而況於凡涉。

數者乎夫羲圖禹書傳至東漢變為圖識所謂識緯
術數而怪誕詭僻非聖之書亦名曰河圖曰洛書光
武篤信識緯遂習而為內學盛行東京雖以馬融鄭
玄之賢亦嘗講識緯鄭始誣冒河洛而圖象遂隱或
歸于道籙或藏于釋典蓋假以濟用然自賴以存觀
之與古經藏孔壁何異蓋神物至寶顯晦有數古經
至漢而顯河洛易象至宋而顯況其數本出於天地
而載經與史不可昧沒者乎宋興名哲首倡河洛朱
子紹而廓此象數炳焉復明於世然近世毛奇齡倍
經與史援鄭說而證河洛嘖嘖誣毀而不遺餘力準

之陋劣過不自揆奮為圖書一洒其誣焉稽古河圖
洛書顯經載史者伏羲繼天河圖始出後一萬九千
有餘歲禹治洪水洛書又出後二千三百有餘歲至
於東漢圖識興而圖象隱後八百有餘歲至於宋時
名賢興而河洛復顯後五百有餘歲至於清初毛生
出而河洛復亂後百有餘歲準尚幸有所據慨然證
明河洛而精蘊作圖書解準少時嘗學易覃思河洛
累月積歲玩索為最微旨妙數隨獲隨錄推類成篇
總三十六分為六卷名曰河洛精蘊斯書所載則釋
數理數理揭一源現河洛於未形原運原象原數
解
動靜數法五解

復徵之於已

形

積法加減乘除互變四解

聖人則而作易範

聖則

王者法而定制

王制明堂職員三解

律曆象數算法之原

曆紀

聲律象原數

原法原五解

加倍對合

一之法

加倍對合

又其分

合各有道

分合

天道彝倫之涵乎理

天道彝倫二解

五親九

族之寓乎象

五親九族二解

天賦命數一軀皆度

本命本數

三解

義制嫁娶二元並資

嫁娶資始資生三解

於是審聖賢學術之

要皆得其數焉

道學

凡此數者大抵皆上下二萬餘

年之間先儒未發者況敢漏秘於造化雖其言狂僭

如出胸臆然凡天地之間象也數也理也一徵河洛

敢筆於書帝王經國之制聖賢教學之方亦略備焉

學者於此研精究蘊推類博盡則終身由是不可勝

用夫而後知河洛之所以錫帝王而為希世之寶矣

夫天保辛丑春正月望

精於崇孟新書外編序
予嘗聞孟子七篇外更別有外書四篇。未見其書也。
趙岐曰。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後人依放而
託之者。是以無傳耶。秦漢以降。史子往往援孟子語。
而多七篇所無者。說者目以逸語。此烏識非其出
乎。所謂外書者耶。既輒抄出之以備參省。又搜索所
謂外書者。有年于茲。予間嘗涉獵叢書。得所謂外書
者。則其文誠不能洪深。固不與內篇相似。邠卿之言
信矣。予之未見外書也。思孟子履歷所嘗蓄疑者。必
有可徵矣。既得其書。則果有可徵焉。今天七篇係

其自作。故其文醇正而深奧。其於義也粹乎粹者也。然孟子平素之言。不必止于此。況七篇詳於言說。而略於行事。則其格言懿行。佚書漏於七篇而存於外耳者。亦必多矣。後人之聞孟子其風而欽慕者。惜其格言懿行。烟滅不傳。故雖門人弟子所傳誦。去源愈遠。流或失本真者。然一纂輯以為書。別其係自作者。故目曰外書。是以其文不能洪深。而與內篇異矣。於是出所嘗抄。以參校之。其言或有存於外書而無異同者。亦有有異同者。一校讎以為編。名以考異。其或有無於外書者。顧外書未有闕文。此或其所闕歟。乃亦蒐

輯以為編。以內外篇共所無。故名以逸語。其或有傳聞承誤。於事實不近者。或有入門窺宮室。牆外竊譏譏之。如郎瑛者。復有譏誹乃為不知。枉為說如顧炎武者。此皆不可傳者。如司馬光疑孟如大宰純孟子論之類。先儒既有辨者。今不復贅。吾對此不徒已。辨駁其誣。以為辨誣一編。於是鄉所抄出者。各成編。凡三篇。皆不與內篇相關。故總名之曰崇孟新書外編。予之得外書也。孟子之履歷。所嘗蓄疑者。參據有證。渙然冰釋。於是既輯新書五篇。今又成此三篇。俱實梧右。以備展閱焉爾。

書筑後木村莊三郎文書

名宇士遠
辛丑六月初七

予少時嘗欲廣聞見。資問學。故周游海內。文獻政俗。一以咨諏。歸來常以無所共語者為憾。今讀斯文。有曰。遍讀羣籍。周觀四海。然後可有為也。此所謂先得我心者。非耶。今也四千里外。新得相識。快。

孟子後
論孟
子必
聖賢
之
理
也

三才論管窺說序

辛丑九月

大矣哉儒之道也。古通三才曰儒。是故為學不通三才。孰復曰儒。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仁義性也。是以人物之莫不受氣賦質具性者。唯人也。最靈。能其道。夫是以凡盈於天地之間者。皆原其始。而要其道。無復思而不得之理。則天地可以位。萬物可以育。其道不復不復待他求。反求諸身。斯得之矣。以是言之。儒者之道。誠不亦廣大矣乎。余嘗於三才之道。思而有得也。乃筆而為論。為說。其其他若鮮辨。

序記等之作。陸續成篇數十篇。令簡按其可明年三
才之道者。彙輯為冊。題曰三才論。管窺時藏之巾笥。展省以省

韻學啓蒙序

今原聲音之所由來者乎太陽現七色七色之度

乾見

象圖
乃七音之所起也夫是以凡生天地間者莫不

被七色焉亦莫不具七音焉於是審聲音之所發莫
精微乎人聲亦莫譌舛乎人聲是以音韻之學有作
焉然古未嘗有譜音韻者降逮唐季始有音韻之譜
指玄韻鏡是也自是之後涑水司馬氏首變韻鏡而
為新圖著之切韻指掌於是諸家皆和而據此圖焉
夫是以傳韻鏡者纔有鄭樵張麟之數人而已若鄭
徒贊其妙而不復述其用張則專論反切而不知有

精妙之用尤為可惜夫是以其書隱晦遂逸于彼而
尚幸存于此土然此間諸家亦皆既久據張說而專
論反切及文雄氏^有出始說妙用而反切不遺則可謂
善得作者之指矣於是準亦尋繹其說恊焉弗措既
而恍然有獲妙用精也反切蘊也遂別精蘊作內外
二篇內篇又分為七篇外篇亦為五篇其為說雖層
矣庶幾乎亦學音韻之為階梯云爾天保壬寅秋八
月念二日

時正解^寅

仙臺諸官司定例賜暇春秋分之外歲更有兩日載
春秋時正時正檢曆靡記曆唯記彼岸俗呼其第四
日曰中日以其當^{中於}日數七日之中也所謂時正即謂
是日也春正先春分三日秋正後秋分三日正值定
春秋^分定春秋分者日在乎由最卑至最高之正中
天定秋分者日在乎由最高至最卑之正中^中天故共曰
時正蓋以此也古今曆家所用有二法焉曰恒氣四
六平均分乎節氣此古法也今曆家所遵用是也曰
定氣節氣增損隨於日躔此今法也西洋諸國通法

今清曆所遵用是也。然西域古既有定氣法。故梵語
波羅密。漢語翻曰到彼岸。彼岸蓋謂上天正中之限。
不生不滅之真界也。故六波羅密共為佛者結戒之真
的。了此佛者之能事畢矣。蓋釋迦涅槃是也。故佛家
以彼岸供養祖先父母。蓋死者皆存彼岸故也。曆家
亦因佛說註彼岸。而官司賜暇。非以彼岸中日也。蓋
以定春秋分也。曆記恒春秋分。官司既賜暇。故更曰
時正。以別恒春秋分云爾。

杖銘

并序

癸卯七月十八日府學席上

古人云杖屨者服御之重者。豈不然哉。夫杖所以扶
老也。國君之於老者。蓋以是優之也。其優之也。又有
二焉。一則曰杖于國。二則曰杖于朝。優亦至矣。杖不
亦誠重乎。然斯老也可一日無於國乎。哉。若或無之
矣。則國家有緩急。孰能支之。此國君所以優老者也。
由是觀之。庶人之耆老。豈有杖于朝之理耶。今其杖
于朝之老者。允難得矣。若其有之。豈得不優之乎。故
銘銘曰

杖以支老 老以支國 老耶杖耶 永貴爾德

史書歷歷可見如曰歲首其月而已而不及其朔則可謂之改正朔矣乎朱子亦於此無明鮮後儒惑焉於是為初學取其明明可證者作三代正朔譜

荀美堂

武王征紂表
丙午甲辰

夫兵者凶器也。而聖人有時乎用之者。由于有不得已焉。爾聖人德量天地。有不得已而後用之。其操凶器也。聖人之不幸矣。武王征殷。簡策錯爛。歲月闕而不具。何因得窺聖人有不得已而操凶器之用心哉。是以僅而存者。可不審察而熟考乎哉。於是推時日干支庶幾乎窺聖人有不得已而操凶器之用心。萬一云作武王征紂

正殷革夏用丑正六百祀殷改歲故後世呼丑正曰
殷正周改殷用子正八百年周成改故後世呼子正
曰周正凡所謂改正朔者并朔與色皆改之故曰易
民之視秦效前代而不得其法但以十月為歲首其
無智妄作始無意義不可謂之改正朔也漢初仍襲
秦高祖起兵以十月北霸上至武帝時始用夏正而
百世因焉惟曹魏用殷正三年獻死而廢唐武后用
周正亦閏位不足算也夫殷周之改正朔也王正以
紀時事至於時令祀田則一遵夏正焉周公輔成王
為之定周月若月令若乃周禮雖未成之書實與月

令周月相表裏故其書涉時令者亦皆稱孟仲季蓋
用夏正也其三月曰三歲建寅之月也二月曰歲終
建丑之月也乃於夏正則正月與十二月也蓋以人
事雖周正成終始於茲二月故已唯祀典諸侯之禮
未遑正之然其義因夏正則同也夫殷周之改正朔
既如此然後世惑於秦歲首十月有謂殷亦以十二
月為歲首者乃援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為證不
識是乙丑乃朔旦冬至也豈復建丑之月而有朔旦
冬至哉乃以是傳於春秋亦著之書傳弗思甚矣若
夫鄭樵六經奧論固無定見焉得復妄議朱子哉準

少時嘗為書與春秋俯讀仰思竊怪胡蔡議正朔與諸儒異質諸經史絕無其證因又竊思徒思空想不若搜討事實之適實而明確也乃稽諸經參諸史旁及子集搜討積歲月之久各各得證確不可易於是彙輯成篇一曰三統通旨二曰三正定朔三曰歲時正義四曰時令通制五曰人統寅正六曰地統丑正七曰天統子正八曰三正通證凡八篇總名以三正通義於是三正之義略備焉學者若欲致其詳當從此而推之於改正朔之義幾乎無大異矣

仲春上卯祭軍神說
邦家故事仲春上卯祭軍神以故羣下亦皆效而祭焉實武弁家之盛禮也蓋三春皆木氣旺焉而仲春卯也且夫卯者正東方也故其卦也震位配為震者木之卦也為長男故幹父之事者震也於時為二月二月乃仲春而木氣旺焉之正中也木氣乃主發生發生者仁也仁道其將之德與蓋三代之師仁義而已矣是以自古為將之道在乎討賊救民焉而已耳故曰神武而不殺此仁之所以為將之德也故邦家亦以木之神擬軍神而祭之與其祭也用二月

上卯者方位木卯則亦木。方位卯卯則亦卯。月卯卯則亦卯。此卯與木相遭故神之為德益盛矣乎。夫是以祭軍神亦取木卯與由是又攻之木卯相遭者柳也。後世呼將軍陣營曰柳營。柳營之構蓋自漢周亞夫細柳營始。○方今大朝有大事必行流鎬馬射儀亦必擇仲春上卯也。然則又改平治邦家以仲春上卯祭軍神良亦有以也。物語曰卯是東方三爻之正方而為仲春柳卯木也。故居柳營職實以卯生人為便。昔者以卯歲生任柳義朝以鳥羽帝保安四年癸卯生年三十四以保元元年致忠節蒙勳賞其子賴朝以近衛帝久安三年丁卯生年三十四以治承四年舉義兵云其弟義經以二條帝平治元年己卯生年十一謀未嘗義仲又滅平家○準謂此父子三人皆是卯生之人而任將職樹勳功者也。夫自古誅卯生而任將樹功者

莫皇枝舉然必舉此三人者蓋以父子皆卯生於門閭故後人思慕而希望之與。神以仲春上卯者蓋亦由有曼等之義與。故事祭軍

月令周公作說乙巳

月令是周公所作也蓋周公治天下著作有數種月令卽其一也何以道之周公既有明堂位豈無復其所行之政令哉是以大戴禮有明堂月令之言明堂月令蓋古周書月令解是也小戴蓋拔之周書竄入周月收於禮記後學不察云小戴綴輯呂氏十二月紀首章豈其然乎呂不韋亦必標竊周書月令輯十二月紀矣若乃月令則實明堂政令之大典豈復不之所能為哉或疑周以建子為正月令自夏正無乃與時正相反乎是亦不然也考晉律歷志其孟仲季

季月雖與夏正不同至於效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
建寅為正由是推之周公以飾明堂可知也已後學
是義或不識云月令無用於子正是捨周公與呂不
韋豈復呂不韋之妍惡集諸儒之所能為哉或又謂
月令廁秦事果呂之書矣按戰國表呂之先秦并
天下十年豫知秦歲首十月故以九月為歲終歌詩
亦有九月為來歲之言弗思甚矣况月令於十月有
祈來年之文此亦為秦之事故乃謂之周公作則可
故蔡邕王肅並云月令周公所作是其有所受必矣

苟美堂

題海嶽勝槩

油井太冲少而從余游矧然十年突然來請見余傲
然見之率然求題游詩乃目擊識其意我士妙齡宦
於府學繼又轉郡吏屬癸巳荒歉其力雖陳志不得
伸憤然謝絕塵務潛心詩學元讀書既踰十年詩力大進時
或適然探討勝區凌飛嵐睨奔濤翱翔于花谿楓林
峯雲湖雪之妙境眼網羅之曾混融之吻脫化之翩
翩乎時出之句格聲調復與前日不比也余與太冲
游迹恍如異代今乃展玩其卷畢曰嗟太冲而來洵
有以也瞠然刮目而題弘化乙巳秋七月

夫地球者。太陽天體界中之一大塊也。其體渾圓如
 球。故名地球。地球體面。土水甄別。水六土四。東西為
 經。南北為緯。其經三百六十度。緯亦三十六百十度。
 直徑蓋百二十度強。今以圖率是為地球。地畫球洲。
 世界凡四。是曰四大洲。四大洲曰歐羅巴。曰亞細亞。
 曰亞弗利加。曰亞墨利加。是也。或有加之以墨加羅
 泥。加種五大洲者。利瑪竇說蓋如此。然利瑪竇蓋支
 西人者。新井白石蓋墨加羅泥加之為土。雖非可以此
 石膏辨之。詳矣。然荒陬不足以為一界。故近世無加
 臥兒狼德可比。

苟美堂

四大洲名義辨 乙巳

夫地球者。太陽天體界中之一大塊也。其體渾圓如
 球。故名地球。地球體面。土水甄別。水六土四。東西為
 經。南北為緯。其經三百六十度。緯亦三十六百十度。
 直徑蓋百二十度強。今以圖率是為地球。地畫球洲。
 世界凡四。是曰四大洲。四大洲曰歐羅巴。曰亞細亞。
 曰亞弗利加。曰亞墨利加。是也。或有加之以墨加羅
 泥。加種五大洲者。利瑪竇說蓋如此。然利瑪竇蓋支
 西人者。新井白石蓋墨加羅泥加之為土。雖非可以此
 石膏辨之。詳矣。然荒陬不足以為一界。故近世無加
 臥兒狼德可比。

名稱五大洲者。但分南北。亞墨利加。稱五世界或有
 之。余嘗聞諸柳圃曰。西人說曰。亞當始產歐羅巴。次
 產亞田亞細亞。此說支那人所未言。不一曰亞細亞。其義未詳。
 或曰。厄勒祭亞語謂中為亞細亞。下亞蓋語助詞。此洲
 在亞與歐羅巴亞弗利加三洲中間。故名。一說亞細亞
 謂神。此洲蓋神聖首出之地。故崇稱之。猶云神州。二
 曰歐羅巴。其名義亦未詳。或曰。往古厄勒祭亞國都
 名歐羅巴。都城宏壯。人民繁庶。當時無比。故那多里
 亞阮見多二國人。皆舉此都府近地。起相距里程。爾
 後土人。蓋其美名。闔洲稱之。遂為總名。三曰亞弗利
 加。

苟美堂

加。其名義蓋有三說。一曰。厄勒祭亞語亞弗利加謂
 無寒氣。蓋以此洲位熱帶中。故有是稱。二曰。此洲土
 壤肥沃。百穀豐盛。故他邦人美稱之。遂得是名。三曰
 亞弗西語猿也。上古西客航此洲者。睹猿猴處。成
 羣。故又有是目。然似皆未定確。曰四亞墨利加。蓋語
 謂新世界。一說波爾杜瓦爾國王其臣有曰亞墨利
 屈氏者。艤船航海。搜索國土。始獲此洲。故洲名本此。
 或曰。意太里亞國熱努亞人。閣龍屈氏始探此洲。故
 或曰。稱此洲曰閣龍屈氏洲亦可。是四大洲名義之
 概略也。蓋地球有升度。故古者歲實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日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蓋日陽
右旋。二日行一度。分明是據歲實而定躔度也。然天
久而與歲差。於是曉其非。天歲始歧。其日躔三百六
十度。是西法也。歲實則古今無異。但積其不盡二十
五分。而三歲置一閏。十九年曰一章。是漢法也。其四
歲加一日。故積四歲而成一。百年更加一日。是亦
曆也。今皆用西法。但晦朔循古法。故置閏月。亦不用
西法焉耳。蓋周天歲實。此皆自地球而言。今夫五星
與月。周天各不同。歲實亦可異也。但歲星十二年一周天。
此其周天為十二倍。故地球之於歲月。取此為紀。今解四太洲名義。故併
及周天歲實云。學者此亦不可不知。故錄示從游者云。

五王名王我全於主
生名王我全於主

分日之一。日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蓋日陽
右旋。二日行一度。分明是據歲實而定躔度也。然天
久而與歲差。於是曉其非。天歲始歧。其日躔三百六
十度。是西法也。歲實則古今無異。但積其不盡二十
五分。而三歲置一閏。十九年曰一章。是漢法也。其四
歲加一日。故積四歲而成一。百年更加一日。是亦
曆也。今皆用西法。但晦朔循古法。故置閏月。亦不用
西法焉耳。蓋周天歲實。此皆自地球而言。今夫五星
與月。周天各不同。歲實亦可異也。但歲星十二年一周天。
此其周天為十二倍。故地球之於歲月。取此為紀。今解四太洲名義。故併
及周天歲實云。學者此亦不可不知。故錄示從游者云。

及周天歲實云。學者此亦不可不知。故錄示從游者云。

講學溫知錄序

余自十四五時恒肄簡數徒玩謁歲月而不識所向
至年十六憤然發志就鄉師學焉爾後通晨夜讀書
夜不辭帶三年始入府城師事東嶽先生厥明年遊
於江戶執贄祭酒林子學於昌平國庠此時也栗山
先生既舉而教授於昌平既而二洲先生又舉於南
海代栗山先生為教官精里先生亦繼而舉於榮藩
教職於國庠二先生各就昌平官舍分居其東西余
日受二先生之指導而佩服從事焉於是余雖受賜
多然終得於精里先生為最多余當是時或有所獲

必剗錄以備溫煇而新得亦復不爲歎矣余既解褐而歸鄉國奉_一旨經理府學賢勞自分又不遑他及迨閒暇時乃每檢閱舊稿以溫煇之輒有新得又復剗錄之溫煇不息又滋有得隨得隨錄積累成冊遂分爲五曰性命曰倫理曰經書曰教學曰聖賢彙輯謄錄恒置櫺右以備溫煇庶乎滋有新得此乃諸老先生指授之貺而余講學之概也因名曰講學溫知錄云弘化丁未二月朔旦

二正商榷序

二正者何殷_之正與周_之正也殷_之正周_之正獨權何後世獨訝二正也二正獨訝何二正改革_也替議起而無能斷也何謂替議古書蓋稱難讀如史記如竹書紀年其紀事各有峻_明法但讀者蹉過而不察議論竟發於摸索遂謂殷周正朔不改月數遽以子丑之建爲歲首而已夫如此是之謂替議烏能辨其真與否哉予嘗病讀書不精細焉是以予忘吾摧頽日薄兀兀然通晨夜披羣書而搜索有年於是如彼殷周改正朔歷歷有證確然不可易余既用是權之殷周正朔又何

難斷之有。今攷古周書。殷革夏。周改殷。以垂三統。是以如紀年如史記。其紀武王之事。共在殷世。同用殷正。及殷已滅。始用周正也。然又攷古周書。武王雖既克殷。似乎終世無所改矣。其有所改者。蓋周公相成王。始改正朔。易服飾。變祀曰年。數故。或書曰。惟元祀。又曰。惟十有三祀。皆記其實也。或書曰。惟十有三年。春。又曰。惟一月。亦皆係於史官追書矣。由是觀之。殷周改正朔。其證不亦昭晰乎。於是援據有證。以作三表。其一曰。殷周之際。月表其二曰。武王往紂日表。其三曰。武王年月表。以是權之。或幾乎其得實矣。初學

苟美堂

或由是益得其證較之。則殷周正朔。何病難斷矣。又更擴推是讀之。何書難解之有矣。書以序弘化丁未三月既望 平泉繩翁題

海
王
子

海
王
子

下